

像法国女人一样傲娇

许静

全世界的女人都羡慕法国女人吧?法国女人美,并且一直美到老。法国女人容易遇到爱,并且直到老了,还能在爱里沉醉。

因此,坊间盛传这样一句话:“法国女人二十岁活青春,三十岁活韵味,四十岁活智慧,五十岁活坦然,六十岁活轻松,七八十岁就成无价之宝。”事实上确实如此,法国女人老了仍旧风姿绰约的比比皆是。基本上,大多数法国女人身材苗条,气质高雅,打扮精致时髦,任何时候,她们都是一朵芬芳的玫瑰,傲娇地活着。

我有一年去欧洲,在德国、意大利、瑞士等地方,吸引我的仿佛都是美景、美食或其它,到了法国不同了,确切地说到了巴黎完全不同了。大街上不经意间走过的法国女人成了最美的风景。有一次在疾驰而过的车窗外,看见一个在街边行走的女子,扎着高高的光亮的马尾,一件黑色小斗篷,下面是一条嫩黄色小短裙,配漆黑挺刮的长靴,全身简洁明亮,关键是瘦,挺拔、优雅至极。时尚书里都说法国女人吃不胖,真真切切的,满大街看不到一个肥胖不修边幅的女人。按理说,美女都不太会出现在大街上,大街上一般也就是平常普通女子的天下。由此可见,法国女人的美是广泛而普遍的,几乎是生活常态,也是一种社会基础。

在法国,女孩子几乎是在一个艺术的乐园里长大的,她们从小就是跳芭蕾、听歌剧、看画展,参与各式各样的艺术生活。文艺自始至终就在她们身旁,也时刻随着她们成长,渐渐地融入她们的血液,成为她们自身气质的一部分。据说法国女人还特别喜欢阅读,阅读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让她们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一种方式。因此,法国女人的美,不仅是在外表形态上,更多是美在一种风姿、气质和生活态度里。

在我看来,法国女人最大的魅力还是从容和独立。中国人讲究女为悦己者容。也就是说,中国

女人很大程度上美是为了取悦他人的。更直接地说吧,中国女人的美是两性市场上一项重要的砝码,而爱情更多时候是为了到达婚姻。这几乎是我们的传统和现实,美和爱几乎都有强烈的目的性。一旦结婚,很多女子就不再注重美,很多夫妻也不再重视爱的感觉。而法国显然不同,美和爱几乎就是生活本身,也是一种本能。同样的,中国女人,一过25岁就害怕变成剩女,恨不得拉个差不多过得去的男人一嫁了事。而法国女人相当一部分是不愿意结婚的,她们更愿意尽情地享受爱情和生活,希望自己到80岁还有人追,并且最好这个追求者不是82岁的老头,而是28岁的帅哥。这事机率是小点,但也不能说没有啊,不要说是现在的世界,就是多少年前,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就以亲身经历告诉大家,爱情是不老神话,任何时候,爱神都会来到你身边。

说到底,法国女人对年龄没有我们通常熟悉的压迫感。一方面,她们在生活和精神上都保持独立的女性价值观,这样的女子通常有着对自己生活负责的经济基础,更有不需要向异性发嗲献媚求归宿的底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法国社会的自由与包容,男女之间对待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是真切自然的。法国男人也比其它国家的男人更懂得欣赏一个女人的美好,包括时光在她身上沉淀的底蕴。或许正因为如此,法国这片土地上,才生长出了萨冈、杜拉斯和波伏娃等一批特立独行又美丽高傲的女子。她们率性、自由、活得天真而任性,有时候,哪怕她们把生活过得浪荡不羁,好像也不会让人感觉低俗,反倒是发出了可爱又耀眼的光芒。

这一切,或许都是因为法国人相信爱,也愿意去爱。因为有爱的基础,才有美的源泉。什么时候,我们的社会也可以如此对待爱和美,或许,有一天,我们也可以像法国女人一样,傲娇地活着。

明前茶

臧刘昕

明前茶,真贵。区区一两茶叶,售价高达百元。几片树叶而已,凭什么卖如此高价?不理解。又是一年早春,家住茶乡的朋友邀我逛茶园,我满口答应,只为一探究竟。

茶园坐落在半山腰,起初我俩行走山间,谈笑风生。随着山势升高,台阶陡峭,很快就汗流浹背,气喘吁吁。日头下,整个人如一片晒蔫的树叶,提不起劲来。爬山,真不容易!

终于到达茶园。从山腰往下看,铺展在眼前的是一汪怎样碧透的湖水,让人想起了斟在白玉杯中的竹叶青,澄澈明净,翠色莹莹。茶园里,一块块错落有致的茶田星罗棋布,从近到远的茶垌,如一条条起伏之龙。茶农的身影穿梭在蜿蜒如带的茶田间,十指在叶尖上下翻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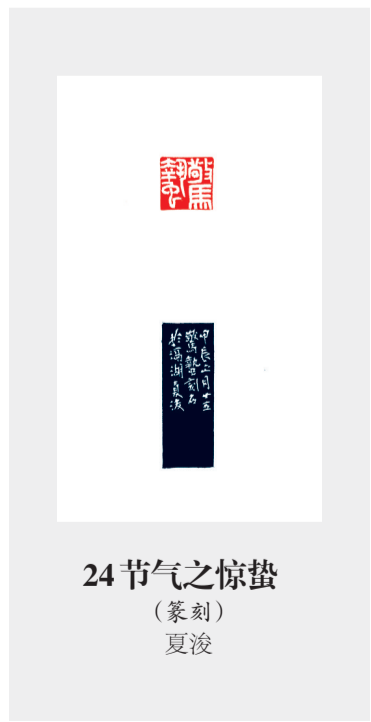
好奇心驱使我上前观察,眼前这位农妇,动作娴熟,一捏一提,便灵巧地采下一片娇嫩的新芽。我心血来潮,向她请教采茶之道,学着样儿弯腰低头,单手捏起茶枝,大拇指紧贴茶叶,中指和小指一勾,一朵茶芽悠然落入掌心。不难啊!可不过百来个回合,我就渐感腰酸手麻。起初的欢跃慢慢褪去,只留酸胀麻木如点虫气爬满心头,煎熬难耐。朋友说,一天中,茶农要不停弯腰挥手,重复好几万次。一小盒明前茶,有几个芽头,每一颗芽头,就代表着她们的一次挥手,一次抬摘,一次弯腰。喝一口好茶,真不容易!茶农休息时,我看到一双双布

满老茧和皲裂、满是茶汁浸染的手。

如此辛劳的采茶,还只是制茶的第一步,后头还有杀青、揉捻、干燥等复杂工序。为做出明前茶最佳的鲜爽口感,炒茶人更须争分夺秒、通宵达旦地劳作。

回到朋友家,煮水挹杯,落芽沏茶。绿色的新茶在清水中沉浮舒展,漫溢幽香。一杯入口,唇齿留香,通身清透。茶水有多香,汗水就有多苦。

明前茶,真不贵。



上阮是我的福地。我最美好的10年壮年时光,是交给上阮的。

我们金坛作协创作基地在上阮里的美是两性市场上一项重要的砝码,而爱情更多时候是为了到达婚姻。这几乎是我们的传统和现实,美和爱几乎都有强烈的目的性。一旦结婚,很多女子就不再注重美,很多夫妻也不再重视爱的感觉。而法国显然不同,美和爱几乎就是生活本身,也是一种本能。同样的,中国女人,一过25岁就害怕变成剩女,恨不得拉个差不多过得去的男人一嫁了事。而法国女人相当一部分是不愿意结婚的,她们更愿意尽情地享受爱情和生活,希望自己到80岁还有人追,并且最好这个追求者不是82岁的老头,而是28岁的帅哥。这事机率是小点,但也不能说没有啊,不要说是现在的世界,就是多少年前,法国女作家杜拉斯就以亲身经历告诉大家,爱情是不老神话,任何时候,爱神都会来到你身边。

“上风上水上阮村,半山半坡半亩地。”这是我在这块风水宝地上创办上阮半亩地茶场的广告词。14个字,倾注着我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所以,这个茅山东麓的美丽小山村“上阮”就是我的文学故乡。贾平凹有商州,莫

言有高密,范小青有苏州,毕飞宇有平原,刘震云有延津,阿来有藏区……这些都是大咖的文学故乡。那么我们小地方的写作者就以自己熟悉的地方作为自己的文学地理坐标吧。比如,我的上阮。

上阮,于我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种精神所在地。在这里,那些年,我创作了中篇小说《春天的狂想》《女人章艳》,分别发表在《芳草》和《北京文学》上,短篇小说《绿茶香》《瑞草》《我想喝你一壶茶》《不是你所想象

的那样》《女人小茶》《茶色》等分别发表在《长江文艺》《小说界》《作品》《青年文学》《雨花》《青海湖》等纯文学大刊上。这几个小说都是上阮给了我灵感,所以说,上阮是我的福地。

那10个年头的每一个春天的每一天,我都要和上阮的人和事及茶树接触。这里有温州人和河南人的后裔,刚开始我一听这些茶农的土话,我头疼啊,那是天书啊,现在我基本上听得懂了。有的时候我热爱他们,有的时候我同情他们,有的时候我还恨他

们,但更多的时候,我敬重他们,我感激他们……我真的非常感谢我接触过的茶农、茶商、茶艺师、评茶师,以及真正的茶人。是他们让我在小说创作中,使得情节、语言、人物个性更加丰满。在我小说里,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坐标,他(她)的脾气个性,他(她)的做法,他(她)的品行,他(她)的学识以及他(她)喜欢的食物,坐标就在那里。他(她)们熟悉的味道和气场,不需用GPS导航,我闭着眼也能找得到。因为这么多年来,我就生活在他们中间,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聆听了他们的故事,目睹了他们的一部分生活,甚至能读懂他们的一些言行和眼神,我知道他们依据什么方式来养活自己、养活家人,熟悉他们怎样区分好坏以及他们是用怎样的目光认定事情的真伪。于是,他们走进了我的小说。

在上阮,曾经的向阳水库,现在的仙鹤湖,有多少传奇的故事,就有多少风情。我曾注册过“向阳春”这个商标,这个商标也给我带来荣耀和一定的经济效益,但也给我带来过痛苦。因为美丽的玫瑰园,因为前卫的民宿,还有那条彩虹路两旁茂盛的各种名贵花木,还有著名的京东农业园……这些效益可观的产业兴起,我们传统的茶业不得不让位,我们茶场不得不北迁茅麓谢庄重新组建。迁移中有的投资是无法收回的,这些给我们带来的精神痛苦和经济损失无法言传。

好在,老天爷是公平的,关了你一扇门,就会打开另一扇窗,哪怕这扇窗不敞亮,但有光。不得不北迁茅麓,幸得茅山东麓凤凰嘴一片山坡。于是,我就把写作的地理坐标定在265省道东侧那个叫作谢庄的小山村,当地人称新山上。为什么叫新山上,因为家家户户只要站在自家门口,都能看到茅山。在那里,我创作了长篇小说《半亩地茶园纪事》,荣获了常州市第八届“五个一工程”奖;又创作了长篇散文《茶人三则》,荣获了首届江苏省散文学会优秀奖。这些于我是荣耀,更是感恩,感恩上阮和谢庄,这两座茅山东麓的小山村带给我的创作灵感,我感恩打过交道的每一位茶农,特别是我北迁茅麓组建新茶业公司的过程中,朴实厚道善良的的上阮茶农不计报酬的搬运和对我的无限支持,让我终身难忘。他们就是我这部长篇《上阮里》的主角,他们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在上阮的10年,我结交了几位兄长,他们有的是来投资的见过世面的大佬,有的就是目不识丁但有生活见识又有绝活的勤劳的茶农。前者给我勇气,给我胆魄,给我精神营养;后者给我温暖,给我宽厚,给我坚强的制茶技术支撑。每一年,我们都会特定的日子里到上阮聚三次,每一次,无论那天是风还是雨,我们都会绕着向阳水库(即现在的仙鹤湖堤坝)散步,聊各自的境况,至少三圈,再坐下来喝我们茶场的手工茶。

所以,我爱上阮。同样我坚信我也会爱“上阮里”,因为这是我们金坛作协的另一个家。

上阮,于我的意义就是我过往生活和当下生活的写照,这里的人和事,他(她)们都在我的长篇《上阮里》中了。



再生 (综合材料雕塑) 秦红

角色里的人生

赵鹏

作为一名法律人,有意识地随笔形式记录一些生活片段,始于2019年。记得那年我更新电脑,在整理、拷贝旧电脑里的文档时,偶然发现了自己数年前尚未完成的关于东坡公园的半篇随笔,夹杂在各类纷繁的法律文档中,安静地躺在一个尘封已久的文件夹里。

起初难以置信这些令人惊奇的文字出自本人之手——记忆里从未留痕,风格也极其陌生,可文笔却是异常的清新空灵,迄今为止再没写出过比这半篇更好的了。隔着如水的光阴,遽尔与过往某个时刻的自己如此接近,那份糅合着讶异、欢喜,以及淡淡的疏离与怅惘的复杂感受,会令你蓦然发现,真实的记忆,并非像原本自己想象的那样,是一台精密的录音机,可以如实记录下生活里所有的点点滴滴,在以后任何有需要的时候慢慢回放。事实上,它就是一台逐年失修

的电脑,会不断地丢失重要的内存,当然,偶尔也会被格式化,抹去了最初的底色。过往年华里许许多多珍贵的片段,包括无数个曾经的自己,都有可能不经意间,被永远地湮没在了岁月的长河中。生如夏花,白驹过隙,多少人生旅途中惊鸿一瞥的隽永风景,多少电光石火般稍纵即逝的奇思妙想,又有多少驿路繁花间曾擦肩而过的有趣的灵魂,都宛如海天之际绚丽的落日余晖,在我们的生命里刹那闪耀即成过眼云烟。而随笔,或许就是可以稍稍捉住那一抹金色光芒,并使瞬息灿烂得以长久留存的唯一的方法。

虽然近几年陆续写过不少的随笔,可其中直接反映法律工作的寥寥可数,细细想来真的也只有2000年11月的一篇《法庭内外·独白》(日报发表时,原标题被更改为了《朋友,吃烤串去》)。其实,如何将条理分明、

甚至还有几分枯燥的法律工作具象化、乃至进一步诗意化,确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打个不恰当的比方,类似于将晦涩难懂的PDF格式的判决书或代理词转换为可视化版本)。而文章标题由“法庭”变“烤串”的跳跃,亦可充分证明,在勾画法律工作以及法律人生活的版块里,东方的写意山水,西方的印象派,显然都要比工笔白描来得更受青睐一些。一直以来都以为,法律人的工作与演员这一职业颇有些异曲同工之处——当你作为代理人代表当事人出庭的时候,当你作为法官或者仲裁员坐上裁判席的时候,你都已经不再是你自己,至少是暂时地忘却了你自己,全身沉浸在各自不同的角色里,或据理力争,或明察秋毫,或唇枪舌剑……

年前的4场庭审,我的身份戏剧性地代理人和仲裁员之间往来穿梭,分毫不乱,并以1月24日下午的

仲裁员一角终场落下帷幕。经过3个多小时的庭审,在程序管理员和双方代理人的共同努力下,本案终于调解结案,双方握手言和——至此,龙年的戏份已告一段落。下戏了,灯光次第熄灭,幕布缓缓合上,亦至归拢道具、卸去妆彩的时分。沉寂下来的舞台,恢复了波平如镜的安宁。多少大戏的跌宕起伏,几许笙箫的宛转悠扬,顷刻间已悄然湮没于大幕的开阖之间。忘了曾经扮过谁,老生、小生、武生、青衣、花旦、刀马旦……长髯和水袖齐飞,雉翎与鹅毛扇共舞,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却早已模糊了各自面容——那些或雅致、或卑微、或热烈、或飞扬的面孔,满载着角色里的鲜活人生,你方唱罢我方登场。恍惚间仿佛身处梦境,光影里千姿百态的生旦净末丑,神机妙算,倜傥风流,红颜飒爽,蛾眉宛转,恰似烟花刹那璀璨,转瞬又消逝于茫茫苍穹。或许,他们从未在此驻留,唯余流风回雪,雁过无痕……

新的一年,期待继续用文字留驻生活之光,用行动实践所思所想——纵使真正能够捕捉的不过人生沧海之一粟,实际可以践行的不足所思所想之万一,但依然,值得走遍千山去追逐。

每一个她都了不起,“三八节”快乐

